

# 那些被貼標籤的家務勞動

關於家務勞動，父親多年前總結過：“圍裙不要系，系上就解不下來了。”他用最樸素的語言，描述了家務勞動的本質：誰去做，以後這事就是誰的。

是的，家務勞動是瑣碎的、庸常的，你忙忙碌碌一整天，第二天又被打回原形。所以做慣家務的人，通常是不喜歡家務的。

但我的女友不同。她有一次發了一條朋友圈，照片上是擺放極為講究的餐桌和一盤橘子，並配文“複雜在天真面前，只是被過度使用的形容詞”。而今天她朋友圈的照片是色香味俱全的晚餐，配文是奧登的話：“熱愛廚藝的男人把這份激情歸功于他是男人這個事實，而對女性廚藝愛好者而言，這樣的熱情源于她不希望自己的身份只是廚娘。”通過這場“精緻吃”，她想表達的是一種生活態度：忙碌的人，是不可能用大把的時間做這些無聊而美好的小事的，那是有閑階級的事。

給家務勞動貼標籤的還有男人們。我的男性作家朋友，偶爾做一次家務，就宣稱自己愛上家務了。他這樣寫道：“洗

衣機默默地轉動着，地面被拖得一塵不染，貓咪在地板上歡樂地打着滾……這樣的時刻真讓人感到幸福。”

而就在不久前，他還用石黑一雄當藉口，不知擋掉了多少家務。石黑一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，有人問他獲獎秘訣，他說這要歸功于他不做家務。

當我這位作家朋友愛上家務後，他又為家務貼上了另一張標籤：在古代，“作家”一詞的字面



意思就是“做家務”，“作，為也；作家，即治家、理家，管理家務。”

當家務和作家發生化學反應，這一場打掃就不僅是一場勞動了，它散發着靜謐的文藝氣息。就像村上春樹說喜歡自己洗襯衫、燙襯衫，喝着百威啤酒，聽着爵士樂熨燙襯衫，既享受又放鬆。以至於我每次燙襯衫的時候，都會想到村上春樹。

那麼，在一場家

務勞動面前，我們到底想表達什麼？

家庭主婦要展示自己的閑情雅致；職場女人要秀出自己外強內也強的一面；男人要表達自己在實現“家務自由”的同時，還願意給夫人搭一把手。沒人願意承認，自己就是熱愛細碎的生活，熱愛庸常的家務勞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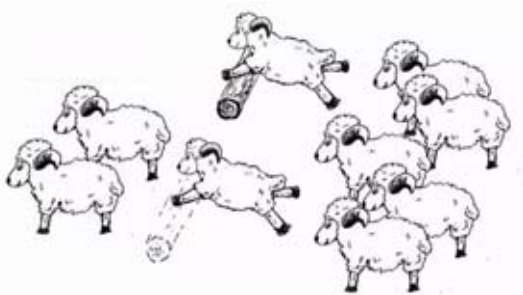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人各有異》中，著名作家 E.B.懷特因為選居要扔掉一面鏡子。他費盡心思地拆掉它，一直忙到預定離開前一小時左右。他搬着鏡子出門，轉過街角，來到第二大道的一家舊貨店，誰知被拒收。他只得像遺棄一個私生子一樣，把它留在一處門洞里。最後，懷特照了一眼鏡子，“我想我看上去很疲倦”。

一場普普通通的丟棄，讓人讀來傷感。作家沒扯什麼斷捨離，也沒有什麼儀式感。他用最直白的語言，讓我們看到在家務勞動之上，還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精神空間。

其實，家務勞動很簡單。我們不如像懷特一樣，誠實地思考，誠實地表達。

作者：郭韶明

## 真正厲害的人早就戒掉了這些思維



**羊群思維**

有人曾做過一個實驗：在一群羊面前設置了一個柵欄，領頭的羊縱身一躍跳過柵欄，後面的羊也跟着跳過去。接下來的一幕就有趣了，工作人員將柵欄移走，後面的羊走到這裡時，仍像前面的羊一樣跳了一下，就好像柵欄還存在一樣。

這就是“羊群效應”。簡單來講，“羊群效應”可以理解為一種從眾心理，跟風、隨大流，別人干什么，我也干什么。

很多時候，跟着別人的腳印走，確實可以讓我們少走很多的彎路。但是真正可怕的，是那種沒有思考和判斷的盲目跟風。而這樣的人，時常會陷入迷茫之中，像沒頭蒼蠅一樣亂竄，沒有明確的方向和目標。無論什麼時候，思考和判斷始終是前提，做任何事都是如此。

**空船理論**

《莊子·山木》篇里講了一個小故事。一個人在乘船渡河的時候，前面一只船正要撞過來，這個人喊了好幾聲沒有人回應，於是破口大罵前面開船的人不長眼。結果撞上的竟是一只空船，於是剛纔怒氣沖沖的人，一下子怒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

其實你會發現，生氣與不生氣，取決撞來的船上有沒有人！

這其實就是“空船理論”所傳遞的道理，一個人的態度決定了看法，看法又決定了做法，做法指導了行爲，行爲導致了結果。

人生，就應該活著瀟灑一點，別讓哪些是非非，錯錯對對影響自己的心情。越是有修養的人，胸懷就越大，就越容易與人相處。

而那些格局大的人，往往事業順利，人生暢通；格局小的人，目光短淺，顧此失彼，很難有大作為。

**短視思維**

《哈佛家訓》中有這樣一則小故事：亨利生活在一個貧困家庭，他極具橄欖球天賦，深得教練器重。一次，朋友介紹亨利去打零工，1小時能掙3.25美元。亨利心動不已，這意味着，他的生活不再那麼拮据。

教練得知他的想法後，生氣地說：今後，你將有一生的時間來工作。但是，你能夠參加比賽的日子能有幾天呢？難道一個夢想的價格就值一小時3.25美元嗎？

亨利醒悟，全身心投入到了訓練之中，最終成爲耀眼的球星。

顯然，之前的亨利就有一種短視思維。對於短視的人來說，眼前的利益才更實惠。

一生抱着富裕的理想，卻不能忍受漫長的磨練期，害怕見不到頭的奮鬥。於是選擇享受眼下的輕鬆，卻不料在重蹈上一輩的覆轍。

不貪小利，眼光長遠；不投機，只爲大概率鋪路；不放棄，獲得能力上的複利，才能爲未來的起勢打下基礎。

**螃蟹思維**

把一只螃蟹放進水桶里，螃蟹會憑藉自己的本事爬出來。但如果放上很多只螃蟹，就一只也爬不出來。因爲在下面的螃蟹，會拼命拉扯上面的螃蟹，最後誰也出不去。

我好不了，你也別想好，不如一起待在黑暗的深淵里。這就是典型的“螃蟹思維”。

弱者互撕，寸步難行；強者互幫，彼此成就。

就如作家林清玄在《送一輪明月給他》中所寫：我們時時保有善良、寬容、明朗的心性，不要說送一輪明月，同時送出許多明月都是可能的。

因爲明月不是相送，而是一種相映，能映照出互相的光明。

人和人之間，彼此成就，遠比互相爭鬥更有意義。

文章來源：公衆號寶文瀾圓桌派

**搗亂者的作用**

葛吉夫是一位心理學大師，他在巴黎建立了一所人類發展研究院，並經常在此給學生們講課。

每當葛吉夫講課時，課堂上都是座無虛席。不過，有一個脾氣古怪的老頭，經常和葛吉夫唱反調——葛吉夫在上面講，他就在下面不停地抱怨老師講得差勁，說他的話根本沒有科學依據，是個徒有虛名的傢伙。

課堂上的其他學生都很厭煩這個老頭，可葛吉夫好像並不在意。幾堂課後，老頭終於沒再出現，所有的學生都鬆了一口氣。但讓他們吃驚的是，葛吉夫去了那個老頭的家，請他繼續來聽課。老頭拒絕回去，說除非葛吉夫給他發薪水，他才去。

學生們聽說後都很氣憤，找到老師問事情的結果。“我答應給他支付薪水了。”葛吉夫回答。“什麼？”學生們叫了起來，“可他一直在和您唱反調啊！”“是這樣沒錯！”葛吉夫說，“可沒有他，你們就很難理解暴躁、偏執等負面情緒是如何把人們的正常生活弄糟的。你們付給我錢，想學會怎樣更和諧地在一起生活；現在我花錢雇這個人，正好幫我從反面教會你們這一課。”

作者：[巴西]保羅·科埃略

**失蹤的愛**

一天傍晚，羅伯特急急匆匆地走進警察局報案，說他的妻子珍妮弗失蹤了。

羅伯特：“我太太失蹤了。昨天上午她說要出去買點兒東西，可到現在還沒回來。”

警官：“先生，別着急，坐下來慢慢說。爲了便於找到她，我需要問您幾個問題。請告訴我，您太太個子有多高？”羅伯特：“不是很高，大概1.5米吧。”

警官：“那她是胖還是瘦？”羅伯特：“不瘦，也不是很胖。”

警官：“先生，她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的？”羅伯特：“不知道，我從來沒注意過。”

警官：“她那頭髮的顏色呢？”羅伯特：“她的頭髮一年好像要換好幾種顏色，現在可能是深棕色吧，我記不清了。”

警官：“您太太出門時穿着什麼樣的衣服？”羅伯特：“不是藍色的裙子，就是藍色的牛仔褲……我想不起來了。”

警官：“先生，您還能提供其他線索嗎？”羅伯特：“對了！她出去時開走了我的車，一輛高性能奧迪，車身塗着很特別的銀灰色金屬漆。車子配有帶換擋撥片的8速手自一体變速箱和6.3升缸內直噴12缸發動機，功率至少能達到460馬力。車內搭載高性能套件，車輪比普通鋁合金車輪要大，有GT斗式座椅，配備能覆蓋全球的衛星導航系統。非常可惜的是，車子左前門有一道細小的劃痕……”

說着，羅伯特哭了起來。

警官：“別擔心，先生，我們會找到您的愛車的。”

作者：胡英 摘自《諷刺與幽默》

## 精彩短文選



在一大宗生意遭受嚴重的失敗後，克里斯·埃爾斯先生心臟病復發了。對一個76歲的老人來說，這是很危險的。所以，爲了他的健康着想，他的私人醫生卡斯威爾決定阻止他再去做買賣，並給他安排了一名私人護理。然而，他總是跟護理對着干。

卡斯威爾醫生決定對他採取一種新的療法。

“畫畫！你讓我畫畫？真是太荒唐了！”埃爾斯失聲說道，看着醫生的目光充滿了懷疑。

“老夥計，這可是一門藝術。當然，我不是讓你一本正經地去搞藝術。只不過是畫着玩兒罷了，會對你的身體有好處的。”醫生笑着說道。

埃爾斯盯着醫生，好一會兒才極不情願地說道：“好吧。”

第二天，一位來自藝術學院的高才生被帶到了埃爾斯家。埃爾斯正坐在客廳等着他。

“埃爾斯先生，我叫斯溫。我們現在就開始，好嗎？”年輕人邊說邊把蠟筆和紙放在桌子上。

“好吧。但是，畫什麼呢？”埃爾斯粗聲說道。

“就畫壁爐上的花瓶吧。您先來試一試，好嗎？”斯溫微笑着。

埃爾斯用顫抖的手拿起一支蠟筆，左畫一道，右塗一道，最後畫了一條粗線把末端連起來。

“埃爾斯先生，作畫時眼睛得看着您要畫的物體才行。”斯溫笑道。

埃爾斯不耐煩地重新拿起蠟筆。斯溫開始耐心地指點起來。

半個多小時後，埃爾斯眯起眼睛看着自己的大作說道：“呵呵，這玩意兒還有點意思。”

斯溫看着那個畫得很不像樣的花瓶，笑道：“埃爾斯先生，如果您喜歡，我就常來。”

“我正是此意呢。”埃爾斯說道。然後他拿起護理爲他準備好的藥片，一股腦兒地全塞進嘴里。這讓護理驚詫不已。

從此，周一、周三、周五的下午，斯溫都會準時來到埃爾斯的家里。他不但教老頭兒畫蠟筆畫，還教他畫水彩畫和油畫。

埃爾斯似乎真的迷上了這種藝術。他非常用功，還經常拖住卡斯威爾醫生不放，大談特談那些優美的線條和豐富的色彩。

醫生很高興。這種療法十分有效，埃爾斯再不去從事那些盈虧莫測的買賣了。藝術成了醫治

重症的靈丹妙藥。醫生決定進行他的下一步計劃——讓埃爾斯和斯溫一起去美術館參觀。

埃爾斯欣然接受了醫生的建議。於是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，埃爾斯和斯溫來到著名的萊斯洛普美術館。在那里，埃爾斯興緻勃勃地觀賞了那些畫家的杰作。離開美術館後，他腦海里有了一個想法。

當斯溫再次來到埃爾斯家時，埃爾斯拿出他的一幅新作，宣佈：“我決定把這幅畫送到萊斯洛普美術館參加夏季的展出。”

萊斯洛普美術館的夏季作品展是一個檔次很高的美術展覽，全美國的畫家都把能得到萊斯洛普獎當作一生莫大的榮耀。聽到埃爾斯的宣言後，斯溫差點沒跳起來。他眼前的這幅名爲《密林》的畫就像是把一盆色拉油用力地往牆上一潑後留下的一片污斑。

“這會成爲人們的笑料。我們得制止他。”斯溫痛苦地對卡斯威爾醫生說道。

“那不行！如果那樣做，我對他的治療可能就前功盡棄了。”醫生反對道。

令人驚訝的是，《密林》被接受參加萊斯洛普美術館的夏季畫展了。“不只是埃爾斯，連萊斯洛普美術館的人也都瘋了。”斯溫心想。

幸好，那幅畫被掛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。一天下午，斯溫偷偷來到萊斯洛普美術館。他悄悄來到那幅《密林》前。這時，剛好有兩個學生也走了過來，當他們看到那刺眼的污斑時，不禁笑了起來。作爲該作品的作者的老師，斯溫覺得無地自容，倉皇而逃。

展覽結束的前兩天，郵差給埃爾斯先生送來了一封信，信封很特別，看起來像是公函。當時，斯溫、卡斯威爾和護理都在埃爾斯的房間里。

“小伙子，麻煩你給我念念。我的眼睛不好使。”說着，埃爾斯把信遞給斯溫。

“埃爾斯先生，本館很榮幸地通知您，您的作品《密林》獲得萊斯洛普美術館2008年夏季美術作品風景畫一等獎。萊斯洛普美術館。”斯溫念完，驚呆了。

醫生和護理也默住了。好一會兒，醫生激動地說道：“祝賀您啦，埃爾斯先生。您在繪畫方面的藝術天分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現在您總該承認，藝術比做生意順心得多吧！”“藝術算什麼！”埃爾斯高聲說道，“交作品時，我就花大價錢把美術館的人收買了！”

文章來源：微信公眾號“龍啓帆翻譯與寫作”，作者：羅比·戈德伯格



## 天才藝術家